

豆叶青高粱红

王明新

如果哪天羊没草吃了，就得早早地起来给羊去割草。早晨时间短，不能走得太远，一般就近解决。从东关街往北有条流水沟，过去这条沟就是庄稼地了。早晨割草露水大，不一会鞋子就被打湿，还会沾得满鞋是泥，因此我们喜欢吃过早饭去割草。当然须是放暑假的时候或者星期天。

吃过早饭，太阳一出来，露水很快就干了。豆棵总是长得很稠，星星草、节节草、水稗子草夹杂在豆棵之间，小心用铲刮下来，放进篮子里，这些草都是羊喜欢吃的。豆地里不光有草，还有大肚子的蝈蝈，太阳越毒蝈蝈叫得越欢，割着草突然听见蝈蝈就在附近叫，于是忍不住停下来，开始寻找蝈蝈。蝈蝈一般是趴在豆叶上，有时候在豆叶的正面，有时候在豆叶的背面，颜色与青青的豆叶差不多，很不容易发现。看准了蝈蝈的位置，轻手轻脚将两只鞋脱下来，一只手拿一只，鞋口对着鞋口轻轻一扣，蝈蝈就落进鞋壳中了。小心翼翼取出来，摘几片豆叶，必须连豆叶的梗一起摘，将蝈蝈用豆叶裹好缠牢拴在篮子上，回到家再把蝈蝈取出来放进蝈蝈笼里。蝈蝈笼子是用秫秸棍子扎的，也就是高粱穗下端的杆。先用秫秸棍子扎成框架，再用从秫秸棍子上破下的篾，把上下和周围一根根扎起来。蝈蝈笼子有一间的，有两间的，也有多间的，有单层的也有多层的，手巧的人能把蝈蝈笼子扎得像一座现代化的小楼，而所有材料全部是秫秸棍子。蝈蝈喜欢吃北瓜的花，有的地方叫南瓜，也吃辣椒，蝈蝈吃了辣椒会叫得更欢。过了白露，天就一天天冷了，要及时把蝈蝈笼移进屋里，饲养得当，蝈蝈能一直叫到春节。

除了豆地外，还有地瓜地、谷子地，这些地方都有蝈蝈。但不管豆子、地瓜还是谷子，都长得太矮，在里面割草一眼就能被人看见。那时候的地是人民公社的，生产队社员看见我们在地里割草怕损坏了庄稼，老远就撵我们。因此我们最喜欢割草的地方是高粱地。高粱是长得最高的庄稼了，就是成年人踮起脚再伸长胳膊也不见得能够到高粱穗。当年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打游击，高粱是很好的藏身之所，被称为青纱帐，这么说来高粱可算是有功之臣。我们钻进高粱地就像

钻进了大森林，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在外面是没有人能看得到我们的。高粱不像豆子那么稠，我们在里面钻来钻去游刃有余。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，高粱地里总是湿漉漉的，因此高粱

地里没有蝈蝈，却有青蛙。根据青蛙的颜色和身上的花纹能分很多种，浑身青绿色的，我们叫“绿罐子”，绿底带黑色或浅黄色条纹的，我们叫“花里虎”。那时候人们普遍缺少环保意识，青蛙常常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。但青蛙非常机灵，发现有人，后腿一蹬立即就逃，青蛙每次起跳都能跳出一两米远，因此要想在高粱地里捉到青蛙并非易事。不过我们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，正是上墙爬屋的年龄，手脚麻利，捉到青蛙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。

草割得差不多了，青蛙也捉够了，我们就在高粱地里找一块宽敞的地方，在地上画个棋盘，捡几块砖头也可能是石子、草棒当棋子，把鞋脱下来坐在上面下几盘棋，什么时候感到肚子饿了，这才挎起满满一篮子青草往家走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与一个叫小存的伙伴在地瓜地里割草，地瓜快成熟了，快成熟的地瓜把地垄拱得裂开一道道缝，红皮的地瓜裸露出来，经常填不饱肚子的我们没能经受住地瓜的诱惑，不顾一切地用铲刨起来。我们每人刨了七八块，放在篮子底下用草遮掩起来。正要走，远远看见有几个社员向我们走过来。

小存给我使了个颜色，我立刻心领神会，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走到地头，用铁铲刨个坑把地瓜倒进去，埋好并做了记号，然后装模作样地继续割草。社员赶来了，翻开我们的篮子什么也没发现，撵着让我们离开，我们就挎着篮子走了。

第二天我们就去上学了，过了几天下了一场秋雨，等我们再来那块地瓜地的时候，雨已经把我们留下的记号冲刷得无影无踪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埋地瓜的地方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彻底忘了这事。

不久，地瓜成熟收获了，生产队收获后还不断有人在地里刨落下的地瓜，这样的劳作要一直持续很久。快入冬的时候，生产队社员赶着牛开始犁地，准备来年种别的庄稼。这块地虽然不知被人翻了多少遍，但还是会有落下的地瓜藏在泥土下面，因此犁地的时候赶犁人后面总会跟个孩子，把犁出来的地瓜拣出来，这样的好事当然轮不到别人。那天我与小存出来捡柴禾，看到那个跟在犁子后面的孩子不断把地瓜捡起来只有羡慕的份。无意中，我们看见地头上有两簇拱出来不久的地瓜苗，两簇地瓜苗相隔不远，猛然间，我们想起曾经埋在这里的地瓜，就像一对错过约会的恋人的偶遇，那种惊喜足以让心战栗！我们立刻动手挖起来，果然我们埋下的地瓜好好的还在。

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该上中学了，我们把地瓜带回了家，却把童年永远留在了田野里。



数字农业 周文静 摄

家乡的老井

何进香

距我家老宅百米处，有一口老井，我自小吃着老井的水长大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老井的水就伴随着我淙淙地流淌着。春天，当雨丝从天空还未飘落下来，大地一片干渴的时候，父亲便从老井里挑来一担担清凉的水浇种庄稼。我太小，挑不动水，就帮父亲扶一棵棵小苗，等父亲培好了土，我再用水瓢盛满水，装模作样地往嫩绿的苗苗上洒水。父亲说，你净跟着搅和，等你长大了，看到老爸干这样农活，就想好好读书了。我说，长大了，我就能自己挑水，自己浇地了，到那时我要用老井的水浇一大片一大片的地，收获许多粮食，除了咱们家吃的，剩下的都送给国家。父亲搂过我亲了一口，夸我好样的。

夏天到了，太阳离大地越来越近，早晨，太阳一冒红就烤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大人们早就下地干活去了，剩下我们这些孩子，就无拘无束起来。我在老井旁玩泥巴，渴了，摇不动井上的轱辘，就用小瓶拴上麻绳竖进井里，打冰凉冰凉的井水喝，井水甜丝丝的，特别解渴。

平时，我和妹妹拾些玻璃瓶、塑料瓶和废铁，两个人抬着一麻袋，到集市上换西瓜。再将西瓜抬回来，放到筐子里，用绳子系着筐子，再将筐子放到井里，过一个时辰，待父亲和母亲干活回家后，便将其提起，切开后，与父母分享，那时候的西瓜，即甜又冰，特别好吃。

时间会把所有的岁月忘却，也会把所有的日子记录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长高了，有了力气也有了渴望，读书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帮助父母做点什么，而挑水便是那时农村最现实的活了。

一个雪花飞舞的隆冬，天才亮，我接过父亲曾经挑了一辈子水

的扁担，挑上两只水桶，学着父亲的样子去担水。老井并不远，就在我家房前百十多米处，挑一担水来回也只是半根烟的功夫。人争一口气，我本想好好表现一下自己，也好让50多岁的父亲在晚年得到一点安慰、一点幸福、一点温馨。谁曾想我却尝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“苦头”，那天早晨，当我摇上轱辘打满了两桶水，挑着它走下井台的时候，扁担在我的肩上像有千斤重，我直不起腰，扁担还一上一下地摇摆着，我像跳“芭蕾”一样，走一步退半步，“咕咚”，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两只水桶像两只皮球似的滚出老远。我一下傻眼了，回家肯定会挨骂，弄不好还要挨打，也许是父亲听到了响声，抑或他不放心我，当我咬着牙好不容易站起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站在我面前：“摔坏了没？”我赶紧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
我见父亲非但没有责怪，而且还连声安慰我，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“嗨，一回生，两回熟，父亲当年不也是这样。”父亲毫不在乎地说着。邻居王大爷挑着两只水桶一瘸一拐走过来，到了井边，他娴熟地打上了水，然后挑起盛满水的水桶，一步一步走下井台。父亲在一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你不知道，多少年前，他挑水时，在井边不慎滑倒，差点掉进井里，别看他现在挑水利索，硬是摔出来的。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话中的意义，也从残疾人王大爷那里领悟到了做人的真谛。于是我重新拿起水桶，返回井台，尽管这一次又差点摔了仰面朝天，但我终于站住了脚，而且趑趄趑趄把水担回了家。

就这样，我挑着老井的水走向生活，走向工作，也走向了我淡淡的人生之路……

